

江上那棵枫

文 / 马俊江



唐人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流传甚广：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”。但诗里的枫树也着实招来不少麻烦，总有人要质疑：姑苏城外的水边没有枫树啊！问题是，现在没有就能证明古代也没有吗？张继到寒山寺的那个晚上距现在一千多年了，一千年，沧海都可以变桑田，为什么要苛求一棵树在江边一直等今人呢？

还有人说张继的江枫不是枫，是另一种红叶树——乌桕。周作人写过一篇《两株树》，引清人王端履《重论文斋笔录》来做证据：“江南临水多植乌桕，秋叶饱霜，鲜红可爱，诗人指为枫，不知枫生山中，性最恶水，不能种之江畔也。此诗江枫二字亦未免误认耳”。周作人和王端履一样，都太武断了。王端履是藏书家，周作人读过那么多书，但他们何以不知道古诗里的枫多生于水边呢？

枫桥那里有没有枫，问古人，古人也莫衷一是。宋代的程公许已说“唐人旧题处，那复有红枫”。但说有红

枫的人更多，跟程公许同代的赵蕃有诗道：“吴江应已落丹枫，况说枫桥半夜钟”。直到现代，写枫桥的诗里，枫还在：“青山如画水迢迢，两岸丹枫白板桥”（缪祉保《枫桥夜泊》）。

植物本来就有自然史和文化史两种不同的历史，追问江边有无枫树属于自然史，而张继写的是诗，属于文化史。关注诗歌里的一棵树，这是个文化史的问题。而无论自然天地间的江边是否有枫，文化史中的第一棵枫就在“江”上：“湛湛江水兮，上有枫”。楚辞《招魂》的结尾处，江水流着，枫，就在那里。后世的诗人们一代代读到这首诗，一次次想起楚臣屈原，也想起他“湛湛”的江，江上那棵枫。

文化史就是文化记忆，人们记住了屈原，也记住了他的江和枫，枫和江和水就联系在了一起。就像人们记住了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，也就记住了一座小小的枫桥。一首诗，让一座普通的小桥在文化史中熠熠生辉。宋元明清，不断有人为枫桥赋新诗，可写来总是张继当

年的旧景，总是月落乌啼，总是江枫渔火，总是寒山寺，总是钟声：

七年不到枫桥寺，客枕依然半夜钟。（宋·陆游《宿枫桥》）

画船夜泊寒山寺，不信江枫有客愁。（元·孙华孙《枫桥夜泊》）

屈原的枫在“湛湛江水”上，江枫就成了这棵树的别名。屈原之后，不管枫在路边还是园子里，都可以叫它江枫。就像柳树在不在园子里也可以叫园柳，因为有一句那么好的诗：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。

唐人萧颖士坐在槭树下，槭树像枫，看着槭树，他就想起了枫，想起了江。想起这些，他开始写诗，诗名《江有枫》，写下的第一句是：“江有枫，其叶蒙蒙”。江与枫，都不在萧颖士身边，但他的文化记忆里，有一条悠久的江，水从屈原那里流来，那江上，有枫，枝叶婆娑。张继的江枫也是一样，那江那枫，都不仅在姑苏城外，也在文化史里。■